

杨剑文 小说作品

1997年的果木锅盖

1997年秋天,父亲在大风中连续举了十几次拳头竞价,终于以超高的价格压倒了竞争对手马四才,在村民们略带嘲讽的声音里,获得了村东头那片果园的五年承包权。

众人散去,父亲一个人站在果园里,像一棵掉光叶子的老果树,说不清楚是因为什么,他竟然又向空中举了举拳头。只不过,这一次举拳头不用再再加五十元承包费了。

“举一次拳头加五十块钱,你可真敢举啊?”晚上回到家,母亲一阵冷嘲热讽。

“马四才不举了,他要是敢再举,我还举。”

“你还敢啊!”母亲夺下父亲的饭碗,一只手按住父亲的手掌,另一只手举起菜刀,想把父亲举了又举的右手剁下来。菜刀最终没落下来,母亲的眼泪却大颗大颗地落下来。

“再举几次,把这个家卖了都不够承包费的。”母亲扔下了菜刀,带着哭腔说,“那些果树就是结金苹果、银梨子,也卖不了几个钱,除非地埋了一座金矿……”

“我会让那片果园长出金子的。”父亲端起饭碗,快速地把饭菜填进嘴里,像是要堵住堤坝上的一个漏洞似的。

第二天开始,父亲和母亲在果园里忙了起来,修栅栏、挖水渠、刨死树……两个人起早贪黑忙了一个半月,这个原本破败的果园焕然一新了。

明月高悬的夜晚,父亲会在月光下挥动斧头,把先前刨出来的那些枯死的果树外皮一点一点剥掉,并按照木材的长短、粗细和质地软硬进行了分类处理。

有一天,马四才路过果园,看到父亲正在清理树桩上的泥土,嘿嘿笑着对父亲说:“大年夜里,用这个树桩点火塔子最好,能不能给我一个?”

“不给。”

父亲说得很果断,没有商量的余地。

“烂树桩能有什么用?”

马四才咧了咧嘴走了。

父亲当了十多年的木匠,他像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早就在心里对这些木头进行了一番“排兵布阵”,就连粗一点的树桩、树根,他都思谋好了用处。

收完地里的庄稼,父亲叫来一辆三轮车,把这些木头拉到木材加工厂,按照事先规划好的长短、厚度,锯成一片片板材。他又把这些板材拉回来,整整齐齐地晾在了果园里。

“看着像一条又一条的死鱼……”看着晾晒在果园里的一片片板材,马四才每次在路上遇见村里人,都要这样取笑父亲。他说,“看看,杨木匠在果园里不仅一分钱没赚到,而且还倒贴进去一笔运费和加工费。”

不过,马四才的这些话,在冬天来临后,就像一滴水冻结在了冰面

上,再也说出口了。

父亲用这些果木,做出了柜子、餐桌和椅子。那些看似没用的树桩,粗一点的做成了圆形的案板,细一点的锯成板材,搭配着从粗树根上卸下来的板材,做成了大大小小的锅盖。看过这些家具的人们,都称赞父亲的手艺一点都没生疏。果木特有的纹理和清香味,还为这些家具增色了不少。

在县城里的集市上,父亲把这些家具一摆出来,没用多长时间就被抢光了。特别是用树桩做的整块案板厚实、耐用;用树根做的锅盖轻巧、透气,用过的人都夸锅里蒸出来的食物格外香甜。几个没买上的人主动留下订金,预订了下一批,这真是大大出乎父亲的预料。

灯光下,母亲数着钱,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她估算着把所有木料都做成家具有卖出去,果园的承包费就能赚回来了。

父亲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大家也能理解他现在的处境,因为坏人好事的马四才,这次确实把承包费哄抬了很多。

不过,这中间有一个人却是例外,她就是鹤姨,一个人拿了大中小三个果木锅盖,还拿了一大一小两块圆形案板。鹤姨要给钱,父亲说什么都不要。

“她眼下正困难……”

鹤姨的公婆一直有病,她和丈夫赚来的一小点钱全花在了两个老人身上。去年夏天,鹤姨的丈夫开三轮车掉到山沟里摔断了一条腿,这一年的生活全凭鹤姨一个人支撑着。这些事,先前还是母亲说给父亲的呢。

“哎哟,心疼你的老相好了?啧啧!要不你再送一个餐桌、几把椅子吧,她市场上摆摊也气派一些……”

鹤姨与父亲年轻时的事,我们只零零碎碎听说过一些,具体是什么情况,问父亲和母亲,他们又不愿意多说一个字。

腊月底,父亲从前最后一个集市上回来,把一沓钱递给母亲。母亲数完钱,激动地对父亲说:“你真让这个破果园长出金子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又板着脸说,“不过,你也让长出来的金子又少了几克。”

母亲说的“少了几克金子”的事,父亲知道是指鹤姨拿走锅盖的事。

“人家给你捎的那袋小米不是钱?再说了,那块最大的锅盖上有几个树疤,虽然用胶粘住了,但是时间久了还是会掉下来……”

起先,父亲还摆事实、讲道理,与母亲理论一番,时间久了,他便由着母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直到二十几年以后,鹤姨得病去世了,母亲才彻底不再提这件事,要不然每次说起1997年承包果园的事,她几乎都要说一遍。

父亲赚到了钱,让马四才很不高兴,他见着村里人就说,父亲不光砍了死果树,还把活着的果树也砍了,要不然哪来的那么多木材?

“嘿嘿!四才啊,红眼病好治,心病和穷病可不好治。”村里一位教过几年书的老人拍拍马四才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您这是什么话?谁穷了?谁有病?”

马四才心里不服气,嚷嚷着要到县林业局告父亲。

第二年春天,父亲买来一些果树苗,种在果园里。这样,马四才想要去告状,也不知道怎么告,更不知道能不能告赢。

承包了这片果园,父亲再一次找到了“手艺人”的感觉。几年下来,他成了果农、菜农里的行家,赚到的钱远比当木匠时多。

但是,对于当木匠,他心里似乎一直有一个情结。父亲特意收拾出两孔旧窑洞,专门陈列他用过的木工工具,还有几件家具。

“那时候忙着赚钱养家,没顾上为自家打造几件像样的家具。”

回忆起过去的时光,父亲不住地叹息。

最近几年,父亲从过去做过木工的人家里,收集来几件人家不要的旧家具,也一块陈列在了旧窑洞里。

父亲做的家具,都会在隐蔽处用一个铁钉子锤压“杨木匠印”四个大字。

去年,我在下乡途中收集到一个果木锅盖,这枚独特的印章就压在把手里面,已被磨得快要看不清了。

父亲看到这个锅盖,一眼就认出是他当年送给鹤姨的那个。

“钱没了,可以再赚回来;命没了,去哪儿赚呢?”父亲摩挲着锅盖上黑漆漆的包浆,发出这样的感慨。

父亲的声音很低,我听不懂他后半句话里说的是“命没了”,还是“时间没了”。

1997年,确实很久远了,谁又能有办法把它“赚”回来呢?

落在身体里的雪(组诗)

紫薇

丽春花

回潮的箜音,唤醒汉月弦,惊乱西楚,摧塌垓下哭疼乌江

面向江东摇曳,为爱指出的生路茫茫烟雨剑下泪滴打碎残红几许悲凉溅湿了满园春

血,染透残阳难融化刀剑霜寒虞美人香魂寂寥声声慢哀叹,雨霖铃苍凉

箜弦之上,未见江山远去了帝王只有赛牡丹尽情盛开

落下的告别

雪花的目光,轻轻将心事说出那些承载不可改变之重

就像恋人的悲伤所有的柔情都化作一场空白

落在身体里的雪

睡在月光里的梦每朵都闪动着我的阴影

穿过清冷的灵魂或许这是上天在减轻我肩头的重荷

当心寒有了警醒花瓣飘向天空

世间,有时需要柔软地潜入

妈妈的味道

母亲的菜肴是治疗漂泊者的偏方清炒一桌清淡将甜蜜和快乐端上桌

而漫上心头的赤橙黄绿

似乎,总是在身体的感知里,徘徊

一种无言的气息被时间牵引

那一年

或多,或少始终被一种羞涩浸染几粒刺痛行囊的碎银总是硌伤我返乡的脚印也许以一场雪的亮丽终会让归来显得委婉一场空虚等待终究没有成为我的江南

而身不由己的我只有眼中滴滴柔软

苹果香

青涩的微笑期待一场邂逅

飘动的味道连同风折叠的声音

颜色的红与雪花的轻触及那柔软的部分感知节日的希望

无需咬缺一口意象融合是东方元素的优雅宽恕与慈悲弥漫远而近的时空

琴键上的诗行

洒落星光琴音与诗声共鸣在若干个黑白维度里徜徉我是自己唯一的听众

指尖是诗人的笔每次轻触都流淌诗句一朵玫瑰沉醉在自己的回声里

目光接住浪花却从指缝间悄然滑落那些未解的谜题或许成为最后的音符

这融入诗的灵魂

我似懂,非懂

人间烟火

烟雨淋湿期盼油画描不出东方禅意炊烟把眼底的情绪一寸寸地烤软故乡成为漂泊者孤独的细节

外语的声调像一种低温虚词情感不会混淆感应几粒沧桑味道煮疼夜晚

只是人生烟火的轻不能喊出心事

中共营口市委宣传部 营口市文明办 宣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

